

扶

第十七屆聯合報文學獎
長篇小說評審獎作品

桑



嚴歌苓 著

第十七屆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評審獎作品
聯副文叢①7

扶桑

嚴歌苓 著



聯副文叢⑰

扶桑

1996年8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50元

2003年6月初版第九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嚴歌苓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文叢主編 痲弦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責任編輯 黃秀慧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吳興文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F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1585-X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主流與邊緣（代序）

我總想給讀者講一個好聽的故事。好聽的故事該有精彩的情節，有出奇不意的發展，一個意外接一個意外，最主要的是通過所有的衝突，一個個人物活起來了，讀者們與這些人物漸漸相處得難捨難分，因他們產生了愛、憎、憐、惡。

我又總是瞧不起僅僅講好聽故事的作者。他們使我想起文學的最初級形態：說唱文學。我總是希望我所講的好聽的故事不祇是現象；所有現象都能成爲讀者探向其本質的窺口。所有人物的行爲的秘徑都祇是一條了解此人物的秘徑，而條條秘徑都該通向一個個深不可測的人格的神秘。誰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納了多少未知的素質——秘密的素質，不到特定環境它不會甦醒，一躍而現於人的行爲表層。正因爲人在非常環境中會有層出不窮的意外行爲，而所有行爲都折射出人格最深處不可看透的秘密，我們才需要小說。人的多變，反覆無常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於是，我又總在尋找這個「特定環境」，以給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間。將他們從

特定環境中摘出，我們或許永遠不會有機會發現他們的人格中有那麼豐富的潛藏，那麼深遠、神秘。如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說的：「走向人內心的路，永遠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長得多。」

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一群瘦小的東方人，從泊於十九世紀的美國西海岸的一艘艘木船上走下來，不遠萬里，祇因為聽說這片陌生國土藏有金子，他們拖著長辮，戴著竹斗笠，一根扁擔肩起全部家當。他們中極偶然的會有一個、兩個女人，拳頭大的腳上套著繡鞋。這樣的一群人和整個美國社會差異之大，是可以想見的。這就是我為扶桑、克里斯、大勇找著的特定環境。

這是兩種文化誰吞沒誰、誰消化誰的特定環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進這個環境中決不可能僅僅是故事正身。由於差異，由於對差異的意識，我們最早踏上這塊國土的先輩不可能不產生一種奇特的自我知覺；別人沒有辮子，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辮子始終有著最敏銳、脆弱的感知。在美國人以剪辮子做為欺凌、侮辱方式時，他們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體的。再有，美國警察在逮捕中國人後總以革去辮子來給予精神上的懲罰。這種象徵性的懲罰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徹底回歸於自己的同類。因此，辮子簡直就成了露於肉體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癢的一束赤裸裸的神經！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們心理上激起的反應，不可能不

被誇大、變形。人的那些原本會永遠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驚動，從而給人們一些超常的、難以理喻的行爲。對自身、對世界失常的認識，該是文學的緣起。

已不再是好聽的故事了。不僅僅是了。人物內在的戲劇性遠大於外在了，因爲那高倍數的敏感。移民，這個特定環境把這種奇特的敏感誘發出來。

這一脈相承的敏感，也蠕動在我們身上——我們排行第五代移民。

爲什麼老是說移民文學是邊緣文學呢？文學是人學，這是句 Cliche。任何能讓文學家了解人學的環境、事件、生命形態都應被平等地看待，而不分主流、邊緣。文學從不歧視它生存的地方，文學也從不選擇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產生文學正宗的地方。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應該生發正宗的、主流的中國文學。

有多少作家是在離開鄉土後，在飄泊過程中變得更加優秀了？康拉德（Joseph Conrad）、那布可夫（Vladimir Nabokov）、昆德拉（Milan Kundera）、伊莎貝拉·阿言德（Isabel Auenzene）……他們有的寫移民後的生活，即便是寫曾經在祖國的生活，也由於添了那層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廣度，添了一層與世界、其他民族和語言共通的襟懷。他們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羅斯、布拉格的格局，把俄羅斯、布拉格蔓延成了美國人的、中國人的、全人類的俄羅斯、布拉格。這是移民生活給他們視角和思考的決

定性的拓展與深化。

我不同意把移民文學叫作邊緣文學。要想有力地駁斥，我似乎得拿出比《扶桑》、《海那邊》、《少女小漁》、《女房東》更有力量的作品來。北京的一位電影導演黃建中對我說：「《扶桑》是我生活經驗和美學經驗之外的東西。我從沒想到人可以從那樣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賞。所以我覺得它那麼好看，覺得耳目一新。」正是因爲一百五十年的華人移民史太獨特、太色彩濃烈了，它才給我足夠的層面和角度，來旁證、反證「人」這門學問，「人」這個自古至今最大的懸疑。人在那裡，那裡就是文化和文學的主流。

挖掘歷史的悲憤

我在去年《海那邊》的得獎感言裡寫到：「移民文學將成大氣候。」這樣說，我是有所指。近三、四年來，我在圖書館鑽故紙堆，掘地三尺，發覺中國先期移民的史料是座掘不盡的富礦。一個奇特的現象是，同一些歷史事件、人物，經不同人以客觀的、主觀的、帶偏見的、帶情緒的陳述，顯得像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個華人心目中的英雄，很可能是洋人眼中的惡棍。由此想到，歷史從來就不是真實的、客觀的。我始終在一種悲憤的情緒中讀完這些史書，中國人被凌辱和欺壓史實驚心動魄，觸動我反思：對東、西方從來就沒停止的衝撞和磨礪反思，對中國人偉大的美德和劣處反思。移民，這是個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對殘酷的環境做出最逼真的反應。移民，也就注定是充滿戲劇性的，是注定的悲劇。

謝謝評委們給予《扶桑》的關注，因為這關注將引導整個中國人群體對移民文學的關注。衷心地謝謝！

〈評審意見〉

短評《扶桑》

王德威

《扶桑》寫的是個神女變為女神的故事。主角扶桑是上個世紀中國鄉間女子，輾轉被拐賣到美國從事皮肉生涯。儘管身世悲苦，扶桑卻能逆來順受。送往迎來的日子不知摧殘了多少唐山女子，唯有扶桑娉婷玉立。扶桑的魅力誘惑了一個美國少年，並由此展開數十年的愛怨糾纏。而同時，她從小被許配的丈夫也以神秘的面目出現……。

這樣的傳奇故事是夠「好看」了。難得的是，作者巧為運用她的素材，在在展現新意。百年前中國的苦命女子，飄洋過海，在異邦賣笑。女性、地理、國族、及欲望間的隱喻關係，於焉浮現。在十九世紀末的舊金山，扶桑是神秘頹靡的東方象徵，也是殖民主義權力蹂躪、傾倒的對象。古老中國裡解決不了的男女問題，到了新大陸更添複雜面向。而週旋在中、美尋芳客，及中、美丈夫／情人間，扶桑肉身布施，卻始終帶著一抹迷樣的微笑。這笑是包容，還是墮落？

作者顯然明白她題材內蘊的弔詭性，因此避免了（簡單的）女性主義或後殖民主義論證

公式。尤其值得一提的，除了扶桑引出的一線故事外，她又運用第一人稱的我，與扶桑展開對話。兩個中國女性相隔了一個世紀，卻因種種原因，渡海落籍異鄉，並各自發展一段異國情緣。敘事者的我抽絲剝繭，急欲了解扶桑當年種種，而扶桑的影像卻時近時遠，不斷挑起和中控敘事者的欲望。至其極處，原由男性幻想孕育出的女神／神女原型，也暗暗銷解。

作者敘情狀物，流暢嫻熟，很有施叔青近作《香港三部曲》的風範。除部分情景稍嫌堆砌做作外，全作可讀性極高。作者這兩年積極參與台灣各大報文學獎，屢有斬獲；對評審及預期讀者口味的拿捏，亦頗具心得。本作應是她歷次得獎作品中最好的一篇。

這就是你。

這個款款從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紅大緞的就是你了。緞襖上有十斤重的刺繡，繡得最密的部位堅硬冰冷，如錚錚盔甲。我這個距你一百二十年的後人對如此繡工祇能發出缺見識的驚嘆。

再稍抬高一點下頰，把你的嘴唇帶到這點有限的光線裡。好了，這就很好。這樣就給我看清了你的整個臉蛋。沒關係，你的嫌短嫌寬的臉型祇會給人看成東方情調。你的每一個缺陷在你那時代的獵奇者眼裡都是一個特色。

來，轉一轉身。就像每一次在拍賣場那樣轉一轉。你見慣了拍賣；像你這樣美麗的娼妓是從拍賣中逐步認清自己的身價。當我從一百六十冊唐人街正、野史中看到這類拍賣場時：幾十具赤裸的女體凸現於烏煙瘴氣的背景，多少消融了那氣氛中原有的陰森和悲慘。

你始終不同於拍賣場上的所有女子。首先，你活過了二十歲。這是個奇蹟，你這類女子幾乎找不出活過二十歲的。我找遍這一百六十本書，你是唯一活到相當壽數的。其他風塵女子在十八歲開始脫髮，十九歲落齒，二十歲已兩眼渾沌，顏色敗盡，即使活著也像死了一樣給忽略和忘卻，漸漸沉寂如塵土。

而你絕不同於她們。

不要急著展現你的腳，我知道它們不足三寸：兩個成了木乃伊的玉蘭花苞。別急，我會給你機會展露它們。你畢竟不像活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四〇年間那個女人，住企李街一百二十九號，靠展覽她的三寸金蓮掙生計。每天有幾千遊客肅穆地在她門口緩緩移動，看她死亡的足趾怎樣給平整地折向腳心。他們多半從已有斯文的東部來，也有的從大西洋彼岸來，專門來參拜這活生生軀體上的一個古老末梢。他們從那腳的腐臭與退化中，從那盤根錯節的繁雜秩序中讀出「東方」！

我已經基本上清楚你的身世。你是個二十歲的妓女，是陸續漂洋過海的三千中國妓女中的一個。你登上這遍地黃金的海岸時已二十歲，因此你成熟、渾圓，是個火候恰好的小娘兒。你沒有技藝，也沒有妖惑的嫵媚，絲毫不帶那千篇一律的淫蕩眼神。你的平實和真切讓人在觸碰你的刹那就感到了。你能讓每個男人感受洞房的熱烈以及消滅童貞的隆重。

因此你是個天生的妓女，是個舊不掉的新娘。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的夏天，聖弗郎西斯科那條六呎寬的唐人巷裡，某個籠格般的窗內站著個不小巧的女子，就是你。

你有個奇怪的名字：扶桑。

你不是從廣東沿海一帶來的，因此你的售價比「阿珠」「阿彩」「阿蜊」們要高。

沿海地帶女子很難證實自身與港口川流的洋水手無染，身價都要低三成。

這時你看著二十世紀末的我。我這個寫書匠。你想知道是不是同一緣由使我也來到這個叫「金山」的異國碼頭。我從來不知道使我跨過太平洋的緣由是什麼。我們口頭上嚷到這裡來找自由、學問、財富，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究竟想找什麼。

有人把我們叫作第五代中國移民。

你想我為什麼單單挑出你來寫。你並不知道你被洋人史學家們記載下來，記載入一百六十部無人問津的聖弗朗西斯科華人的史書中。是作為最美麗的一位中國妓女被記載的。記載中他們不苟言笑地說：「那個著名的，或說是臭名昭著的華裔娼妓扶桑盛裝出場時，引起幾位紳士動容而不禁為其脫帽。」「被視為奇物的這位華裔妓女最終經核實，她的身體與器官並非特異，與她的白種同行大同小異。」

你知道我也在拍賣你。

你再次轉身，現在我看見你腦後那個龐大的髮髻，一根白玉簪，一串淺紅絹紗花從左耳一路插下來，繞半個髻。幾年後你的髮髻深處將藏一顆制服銅鈕扣，是克里斯的，那個白種少年。

第一次見你，起念嫖你時，他祇有十二歲。

還是在一切都沒開始的時候，一切亂糟糟的情、冤孽、戮殺都尚未開始。

我們來看一看你最初的模樣。現在很好，我們之間的遙遠和渾沌已稀薄，我發現你驀然間離我這麼近。

最初你並不出色。你二十歲。比起幹你這行的女子們，你已太老；二十歲，該是去死的年齡。

扶桑你要叫啊。你十三、四歲的前輩教你。你賣不出去，晚飯是沒有的。再賣不出去，你就給剝光衣服，讓蘸了水的皮鞭抽。比你年輕的同行覺得你是一堆廢物，不會叫賣自己，不會對窗外的男人把眉眼弄得勾勾搭搭。

史書對這種肉體叫賣都有詳盡記述——

「華裔妓女們的叫賣通常有三種——中國妞兒好啦，先生裡頭看啦，您父親他剛剛出去啦！」……

「一毛錢看一看、兩毛錢摸一摸、三毛錢做一做啦……。」……

「才到碼頭的中國妞，好人家的女兒，三毛錢啦！」……

「偶有如此直接坦率的言辭和低廉的價錢打動者，回首留步，在大同小異的半大女童中選定一位。」

你是不叫的。有人往你看，你慢吞吞對人一笑。你笑得那麼真心誠意，讓人覺得你對這世道滿足極了，你對這個看你的人中意極了。

恐怕就是你的沉默和你心甘情願的笑使識貨的人意識到你絕不是一般貨色。有人開始在你窗前慢下步伐。你就像此刻一樣，從咿咿呀呀的竹床上站起。你顯得高大、實惠，動作的稍微遲鈍使你幾乎是莊重的。

人們一時間忘了你是個籠中待售的妓女。

好了，我基本看清了你最初出現在金山碼頭的模樣，絕不會讓你混淆於來自中國的三千紅粉。

晚間的霧從海裡湧上岸。街上的塵土被霧浸濕，變得沉重，沉澱下來。

不再從扶桑的窗子襲進噲嗓子的細塵。

有些冷，有些餓，有些睏倦，扶桑看著馬車上一顛一顛的燈。

隔壁是十四歲的阿白，已經把嗓音叫成了撕布聲。三個白鬼仔走過，不超過十一、二歲，聽阿白叫，伸出髒手指抵在喉頭，發出紙在風裡抖的笑聲。

阿白改口叫道：快進來呀，你爸爸剛走！

小白鬼們像莽漢那樣敞開懷，露出大而怪狀的肚臍。他們求阿白解開衣鈕。

阿白和他們在價錢上扯皮，一邊把衣襟撥開撥闔。阿白的乳房像毒蚊叮出的兩丘腫

塊。臉下有十來粒淺淺的天花斑。

阿白的竹床唱起來，出來了節奏：呀呀、呀呀、呀呀。阿白今晚上有飯吃了。

扶桑離開窗口。這屋很小，她祇跨四步就到了那塊帘子跟前。帘子上落了幾隻蒼蠅，冷得飛不動。帘子上繡的花還是紅是紅綠是綠。扶桑撩開載著骯髒和紅花綠葉以及蒼蠅的帘布，進去，提好裙子，落身在紅銅便盆上。

便盆旁是一隻洗盆，裡面的水還素淨清亮。沒客來，水裡沒添葷。扶桑早就給一遍遍教訓過；客人一走就去洗，不然你一身葷味道。

小竹架上放著香碱、香粉、胭脂。扶桑摳一點胭脂膏添到嘴唇上。她喜歡它的果甜味。

阿媽推門進來，用豬油渣似的焦糊嗓音喚扶桑。阿媽姓梅，一天到晚手提個大銅茶壺給各屋的洗盆裡兌滾水。

扶桑一頭答應著，從便盆上站起，有點捨不得她在便盆上坐出的一圈溫暖。

阿媽朝盆裡兌了水，屁股先拱出帘子。她說：還是沒客，我又要白出你米錢、鹹魚錢。阿媽把兩根蛾眉一伸，對扶桑笑著嘆氣：嘴含了金子？張口怕它落出來？

扶桑緘口笑笑。

十二點一過，你脫好衣服等在我房裡。他要好好打你一頓。聽見冇哇？

扶桑答應說都聽見了。

記住要把頭髮緊緊繫起。阿媽又說，別給他扯你頭髮；一扯女人頭髮，他就打得上癮，打幾多他都記不得，打斷氣他都不知。

扶桑說：記得了。

頭髮真深，阿媽說，真是一頭好頭髮——一天要用我半兩梳頭油。

扶桑說：阿媽你早去歇息。

阿媽說：哭什麼？

沒有沒有，扶桑搖頭，就是餓。

阿媽說：你不餓。餓了尿不出；才聽你尿那麼長一泡。

扶桑想問阿媽要好些的檀香點點，阿白送客的聲音岔了她的神。

阿媽說：要好好做了，你這女仔，二十多了。別的女仔二十多早做出金招牌了。你還做不出，我下月要賣掉你了。

給打過鞭子，又塗過油，扶桑慢慢順著黑烏烏的走廊走。那頭是個飯廳，燈色金黃。她走到第三個門身上就鬆快起來，鞭傷涼下去了。進了飯廳門，裡頭有張大桌，團圓地擺了十六把椅子。桌面上東西都收淨了，這處那處黏著魚刺和菜葉。瓦盆裡攔了小豬腦殼那麼大而肥碩的魚頭。魚頭給白水煮過，嘴唇上還有深紅色的血。